司農奏議

司農奏議卷之八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催倉場總督疏

題爲總儲重任久缺非宜懇

聖明速賜簡擢以重邦計事臣惟國家於地卿之外

特設總督倉場者凡以嚴財賦之司隆綜核之

柄也故奉有

明勅委以專官其所統馭者數千里而遥其所管轄

者百執事而上至云稽查出納則一應漕糧邊

餉關係尤爲匪輕而其需於專理之臣固不可

旦暮缺者也自臣叨轉以來懸缺不補已踰數
月該臣披瀝丹誠上干
天聽伏蒙
聖慈特命刑部左侍郎謝杰署掌厥事臣恭誦
綸音仰見
皇上官人之慎歷試之仁矣寧敢更有瀆擾哉但人
臣之受事必實居其官而後能究其展布
朝廷之用人必實畀是秩而後得資其謀猷凡在百
僚類皆若此況倉場上司　國家之咽喉下綰
生民之命脈近日以來淫雨連綿倉廒半爲頹

嶺人情玩揭簿書多屬廢弛兼之漕運之艱難
重以邊儲之匱乏所賴以稽察而調劑之者惟
是
皇上赫赫華通之綸也而臣以謬叨　殊擢前勅已
幾杰以未奉　成命新綸未頒臣恐爲杰者將
坐嘯畫諾則棼胥委任安辭溺職之譏如別弊
搜奸則未奉　明綸又速侵官之謗將羣情之
觀望難免而事體之掣肘爲多臣每念及未嘗
不爲　國計民生增惕慮也伏乞

皇上俯採輿望　特簡一人
賜之專勅俾之郎真管理庶乎官事不栖寧懷越俎之虞庶幾績其熙可娩崇墉之僉矣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十八日具題

催左右侍郎疏

題爲綿力獨任日久難支冐懇

聖恩亟點左右侍郎以圖共濟事臣才至庸拙備役

衰羸不意誤承

特達之知猥領計曹之重綦踰一歲所矣每自循省

職綦無毫髮俻而罪纍乃丘山積悉內顧無兼

人之力外顧無共事之員辟如單車子騎雖復

堅肥豈遂能引萬鍾而致千里况其摧殘蹇劣

寸步不前者耶臣於是不得不仰控

聖慈申左右侍郎之

誥矣夫論

國政則臣部最繁論臣品則臣愚最下

聖鑒烱然孰能逃遁而顧以最繁之務責最下之愚

不念爲參佐夾持其間臣即蹶矣

國竟何利焉且

祖宗部設侍郎良有深意非徒贊襄政理使得共濟

其美而爲賢抑亦耳目尚書使不得獨逞其臆

而爲不肖若如今之部堂僅具一官不俾讚臣

今日若獨任之艱猶恐
國家異日受專任之弊此實區區犬馬愚忱或亦
我
皇上所必動念者也若夫致身之義盡瘁之忠臣雖
固陋盟之素矣豈敢憚勞思逸希便勉搪以幸
優眷干
嚴譴哉伏惟
聖明矜允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一
年七月初二日具題奉

聖旨國計匱乏甚費區處知卿苦心左右侍郎着吏
部再推舉堪任的二員并前推爲來看欽此

再催左右侍郎疏

題為國計囏難愈甚孤臣仗

聖明亟簡左右侍郎以圖長策

雖孟賁烏獲不能自踰其

之走履全勝之途雖王良

而輔車既備則千里無

功而藉資者易為力也士

昔在唐虞百僚師師庶

所屬以千百計卽下至

或有缺豈非事關軍國
一足所能勝者而倍貳
乃今日則大有可異焉
年于玆矣向來疏請右
之計但屢勤額恐未嘗
缺尚未久而一員未備
二十七年陳蕖陞後瞻
家去後隨闕其右丞
補此從古設官以奏

見之將以爲寓内之才與朕伏處林巖陞況金
馬不爲不衆且數矣將以爲選擇當慎與朕數
奏以言明試以功亦旣耳而目之矣將以爲臣
當專委獨任與朕臣之壯年猶不如人今已老
耄計畫無復之矣夫事如可已
祖宗必不特設此官旣設此官今日必不可久虛其
位顧猶之用人也早一日不謂之濫恩遲一日
不謂之鄭重與其事迫而責之倉皇失措以致
徙勞而罔功孰若及時而簡之暇豫從容得以

同心而共濟臣無暇遠引即目今三伏溽暑九垓爲爐每一指籌汗流浹背此臣之職業宜然何敢妄自規避所念軍民交責內外叢憂盤錯紛如髖髀難處臣于此時不對天以書空則仰屋以私歎已耳欲其長慮卻顧左提右挈以無貽僨事之失也其將誰諉而誰望之哉時巳孔棘萬難再遲伏乞

聖明俯念軍國大計將前後會推諸臣速點二員涖任管事庶謀斷相資緩急有賴異日無爲

負卑諸人所笑則溺職之愆與誤
國之罪其亦少逭于萬一矣臣無任激切願仰之
至等因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具題

催兩淮巡鹽疏

題為鹺臣久缺餉課愈虧懇乞

聖明速賜點用以疏鹽法以裕邊儲事據鳳陽巡撫李三才咨稱兩淮鹽課項該巡按書御史帶攝而又改差儹運停止鹽事單馬皮票俱未印發引鹽不能赴掣額課從何徵解等因臣讀之不勝駭愕以彼鹽課急需方旦暮望其解部而鹽法之壅滯廢閣一至此也不大可為邊事寒心哉恭九邊歲餉强半鹽課則商人之所輸諸官

乃士卒之所以為命商竈于輸即士餞于伍夫豈細故臣查得兩淮鹽課歲計六十萬自三十四年以後額銀盡未解到此一淮課也何向也完而今也逋惟曩時巡鹽御史歷不乏人以故耳目周悉綜覈詳明官吏有所稟成文移不至停閣請而即懸令而即行朝督夕程通如流水而今者缺鹺臣久矣頃按臣黃御史兼攝彼其事務繁沓勢已難周猶曰暫理有人而按臣改差則又銜兼攝者而無矣單馬皮票未經印發

運官無憑奉行商人不敢擅掣袖手坐困無可
奈何接掣引鹽遂爾中寢事勢若此淮之鹽法
弊且不止于壅而幾至于寢矣就使
聖明豁然宸斷蚤賜採擇豈不大慶而其弊至此亦甚
亟點鹺臣兼程蒞任猶之救焚拯溺已屬後時若或
稍緩則廢弛壅閼未有底止臣不知
國計邊儲將安所倚賴也方今虜酋猖獗故邊實可
虞帑藏虛空士伍枵腹臣鄖焉焦目焦心不能額
外措辦而且使額內鹽課愈逋愈虧釀莫測之
巨變乎臣于前月會同有巡鹽御史之請未蒙

批發茲敢再瀆
天聽雖知言近越俎而勢迫情危不能自已伏乞我
皇上念鹽法之通塞邊計攸關而邊計之盈虛
宗社攸繫亟
勅部院題差巡鹽御史一員即
賜點用刻期赴任則綜理有托而壅塞通積逋可完
而兵餉裕矣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具題

請黜左右侍郎疏

題為　國計愈詘病軀難支懇乞
聖恩亟黜左右侍郎以襄重務事我
皇上統天御宇三十六載於玆雖災沴間出而斥堠
無警調宜藏富在民不則紅朽在官而今且鰓
鰓焉有襟肘皆露之時無心內堪衂之慮非特
臣苦之衆　朝之人能頌言之而
皇上亦且洞鑒之也此其登耗之故不必繇臣而臣
寔司大計寧敢逃死惟是部務繁劇即使兩侍

郎左提右挈猶爲拮据不遑即使臣才力足支猶須參綜有寄而况責衰庸之一身肩時事之百難者乎蓋臣部兩侍郎之鈌遠者十年近者亦七年矣連章請補而
天聽愈高得無謂臣之才之力尚堪一割而此十年七年中無兩侍郎臣之部務亦得以勉強支撑而不至廢墜耶不知　國計之艱至今年而彌甚臣身之憊至今日而更深仰屋浩歎而無策爲儔操牘張皇而誰爲商確此臣所爲兢兢也

昔魏何晏之論曰先王建官授任必置副貳謂當難則推足相濟員缺則才足相代方今泉貨內滯膏澤上屯征榷之人事事厄于旁役京邊之供處處奪於那用編民無非常之徵調而已蒿目于追呼荷戟餘旁午之馳驅而已枵腹於旦夕自古未有困斃若此而能晏然已他慮者是事之必可知也而如臣頹暮之年餘水隙光又自有不可知者

皇上縱不恤褻臣一身之隱而又何忍不一念及

國家安攘大計耶今廷臣屢叩
九閽兪綸謂察宋一補則庶績咸熙而臣竊謂漏卮之
實本難驟得于一朝棼絲之理更難專倚于一
手察宋之補請自臣部兩侍郎始臣之力竭矣
情亟矣即其詞亦窮無所之矣奉
陛下裁察等因萬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題

司農奏議卷之九

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濟南趙世卿著　孫濬初梓

九卿請罷礦稅疏

奏爲敬陳四海情景之苦仰望之殷以仰贊

聖心仁愛萬一事恭自礦稅二務　聖恩罷免旋復

遷疑以致所在紛然各該撫按諸臣具疏上

請不啻詳矣伏蒙　明旨一則曰朕心仁愛一則曰

自有停止之日又以用心撫理巡察責之諸臣

臣等益知　皇上之心未嘗頃刻忘情於四海

臣民也惟是民罹礦稅有如湯火　皇上旣已
出之湯火之中旋又納之湯火之內一時人情
大覺洶湧若蒙　皇恩允播　前旨重申網解
湯寬民需周沃則　明旨之所謂仁愛者無過
於此舉矣脂膏已盡閭里蕭然反褁可虞揭竿
在即則　明旨之所謂自有停止之日者無過
於此日矣夫撫理者惟在安民巡察者莫先祛
蠹君民無寧宇其何以安市有重徵其何繇祛
則

明旨之責諸臣以撫理巡察者亦無過於此矣臣等細觀諸臣之疏有謂人情使之感後使之怨則其怨必深者有謂臣無顏以見百姓百姓亦何心以信臣者有謂地方之民猶說草野愚民自幼聞

天子口中無戲言者有謂人心比舊愈加驚皇無不日恐厭終無了期者有謂迯遠邊方從來愚昧未識

三殿於某期落成者有謂三鎮庫藏俱因礦稅搜括

已盡兵食勢必仰給　內帑悖出者其指爲民情之急備悉田野之言思之可爲寒心讀之令人泣下矧徐州有頑民之變江南有群小之倡濱中有圍燒公署之事廣東有處處激亂之疏關中有致死縣官之慘一時清平世界致此地覆天翻此誠千古之所希聞人心之所共駭者也而

皇上宴然深宮獨若未嘗聞者豈其聞之而姑以爲無傷乎夫天下之禍福造於

皇上之一心以為無傷則其傷立見以為有傷則其傷立消此理固然不爽毫髮臣等愚昧安敢擬拾煩言以瀆

天聽惟就諸臣疏中得之地方聞見最真最確者臚列以　請期以仰贊

聖心以全仁愛於萬一耳實非好為喋喋自取厭惡也至於停止之日在今行之為已遲在後行之恐無及統惟我

皇上留神省覽

勑下臣等遵照　初諭宣布　恩德則以
聖躬之安而負四海之安亦將以四海之富而爲
國家之富其於
聖德　聖政所補非淺鮮矣等因萬曆二十年二月
二十日具奏

請停樵松河南礦稅疏

題爲東南反側可虞中原民變踵至懇乞

聖明急罷榷稅以收人心以遏亂略事自礦稅再行以來臣蓋數數言之而槩未奉

俞旨也今已無可措辭矣數日前忽接應天巡撫曹時聘暨河南礦稅太監胡濱疏揭觀之杞憂愈甚嫠恤轉深終不忍待位固寵束手坐觀釀成

大變而負

皇上特達之知請再申一言以竢

宸斷可乎夫薊松財賦之藪　京師百萬咸取給焉
中州水陸之衝萬方職貢咸假道焉此而安則
天下安此而危則天下危所稱最奧緊最要會
者也其不容一夫作難於其間也明甚乃薊松
則以機戶管文等搶掠報矣中州則以毛兵李
舉等倡亂報矣夫管文等何如人也不過一瑣
瑣傭徒耳千百成羣閧然嘯聚指稱榷稅歷帖
揚言至有替天行道可恨可殺等語賴周知府
面許請停剳稅監出示報罷方爲解散而怨氣

猶物物未已也則稅之為也故從此實停則可有如不然勢且復聚諭之不信勸之不從臣不知其何方以處之也李舉等又何如人也不過一祿祿戍卒耳數千糾聚盤據一隅恣意要挾數日不解至有先取東京救度生民等語賴地方官多方勸諭胡太監平氣息威方爾寂然而虎視猶眈眈未已也則礦之為也故從此罷礦則可有如因仍行且復逞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臣不知其何術以待之也據撫臣曹時聘之疏

自謂首惡已擒地方稱靜而
皇上于胡濵之疏亦　勑以嚴究首惡脇從罰治似
可無虞矣第首惡云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之
謂也脇從云者智盡能索無柰而勉從之之謂
也今人人思脫湯火誰爲首惡在在圖解倒懸
誰爲脇從所謂雖或殺之必且繼之者也
皇上將盡人而法之乎則勢必有所不能抑盡人而
寬之乎則法又有所不可蓋至於力窮於施而
法窮於馭則

皇上約束整齊之具亦太顛倒錯亂不可收拾矣欽

數年以來

皇上以穛秕之故赫怒諸臣曾逮及方面矣逮及守令矣逮及士民矣幽囚囹圄三木囊頭泣夜雨而號西風困縲絏而鞭箠楚即雷霆之摧折不慘於此也泰山之覆卵不烈於此也國宜孱弱屏氣瀕首帖耳任吾糜爛魚肉而莫敢誰何可也乃今日圍燒某官明日戕殺某役清源之燼猶然而湖湘之流已赤安民之骨未灰而東務

之屍已碎機戶之謀正急而毛兵之煽復張撫按告變之章接踵道路而　廟堂安戢之
旨過揭閤閤如此則
皇上之法令與四海之奉行大較居然可覩也豈其民之敢于無上若此乎勢窮理極爲有所以迫之焉耳諺曰鹿死不擇音民之于上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今之礦稅無乃鹿視其民而使之不暇擇乎故當此之時不一改茲易轍而猶以法制禁令從事是沸而益之以薪也辟而

強之以酒也是夫竊子命旦夕而更投之以毒藥也此必不可幾之倖也盍亦撤回中使明罷礦稅拔本塞源嘉與天下更始將膏肓之病一朝頓除而氷炭之民一夕祉席離者合變者定不費區處不煩告諭不崇朝而措天下于泰山四維之安回視治而愈棼解而愈糾者相去不天淵哉不然狃敝襲訛日復一日挑釁召禍長此安窮豈惟與會又豈惟中州益無之而非是矣此外更有臣之所不敢言與所不忍言者在

也伏惟

皇上念重地不可府越攻圖不容再緩

省覽臣疏

慨賜施行收已去之人心安未靖之土宇勿謂臣言

爲僭使之不幸而中尤職掌所關時不容已臣

愚無任激切悚息之至等因萬曆二十年五月

初一日具題

參河南礦稅千戶疏

題爲奸豎誑議欺

君稅使飾詞惑　國懇乞

聖明亟行正法併收前命以保治安事戶　抄出督

理河南礦稅御用監左少監胡濱題爲目擊時

艱謹　獻現貯無礙銀兩以實帑藏以報

國恩事奉

聖旨原奏千戶李承恩聽信審理正徐煒稱言河南

布政司絶王庫內收貯約銀百萬餘兩有旨着內

官胡濵會同撫按等官查勘具奏何乃延遲至今
尚未查明准着李承恩及徐煒前去彼處聽令內
外官員遵奉前旨查理明白奏請定奪不許朦朧
欺隱遷延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爲照　國家當多事之秋苟有可以佐一籌
裨國用者此臣子之所願矢心共濟者也使李
承恩徐煒所言果的然可據臣敢不仰遵
明旨用助時艱乃其事有大謬不然者庸可聽其恣
詭妄之論辭肆揣摩之陰計哉

宸極動搖人心乎謹據理據實爲
皇上剖陳之凡宗室祿米之制
親王中廢其支屬存者照依名位派徵而本位節
行停止若故絶無支屬者一槩蠲除赫赫成規
炳如星日安有藩府之寄已孤于維城采衛之
封尚煩于貢賦者此其變亂
祖制歟
君之罪一河南一省宗室獨繁臣昔叨巡撫居官數
月一應錢穀雖不預聞于時宗祿不給衆口紛

紆臣行該布政司委曲調停僅給一二季而該司已無措矣果有積貯若此之多則該司亦何困于露肘而諸宗亦難免于垂涎矣豈其絕王之庫宗人不獲聞其畧而府吏獨得悉其詳乎抑豈臣在任之日固罔積于纖毫而去任之後遂驟盈于百萬乎此其淆亂　國是歟

君之罪二　皇朝誕膺　天眷永綏多福螽斯麟趾綿延百世而省庫以絕王名之何以傳天下而昭來世　揆以本支之義理所未安律以忠愛

之心情亦何忍此其輕肩天瀆欺
君之罪三有此三罪已不容誅又況罷閑官吏潛住
京師　明禁森嚴不啻三令五申矣而樟與承
恩公然結聚朋比作奸視　國憲為弁髦觀
天閣為利竇臣誠不忍　朝廷法紀陵夷至此極也
至於秘使胡濱執有該司手本則是原奏已虛
但據實陳　奏仰祈
雷霆一震魑魅滅跡庶不負
天語內外一體之義奈何支詞蔓語引類呼朋招要

二璫前來共事夫胡濱之權不減于二璫二璫
之智不加于胡濱胡濱不能責該司以所無二
璫獨能督胡濱以所有乎此其情惟圖表裏為
奸同惡相濟不迫脇乎司府則剝削于閭閻鼠
竊狗偷欲徒盈于谿壑狼貪虎噬志寧恤夫
國家暴歛橫征藍楚之威必逞積怨深怒萑苻之
警何疑機戶毛兵已成戎首揭竿斬木以致亂
階則濱之釀患寔
國之罪又不在二璫下也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洞燭邪倭將胡濬劉敢同京李承恩徐燁俱送法司從重究擬明正典刑則奸宄杜而法紀益明隱憂消而治安永保矣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二日具

題

叅指揮魯登科疏

題爲鹽商極累聚寧有因奸弁代奏情理當察懇
乞
聖明收回成命以俾大計以安人心事竊照邇來
國家之事在九塞則屢驚庚癸虜指臂之難調在
河流則勢比襄陵切咽喉之可慮臣等憂心徒
切束手無方使有秋毫可益 國計何敢少愛
髮膚自後于他人惟是揆之人情事理及一時
諸臣前後諸疏有參差不然者不得不爲

皇上陳之臣於四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有虎賁左衛

指揮魯登科奏爲再懇　聖明睿鑒前懇疏圖

速下

綸音安陵寢疏運津蚤建治平省煩群議事奉

聖旨這奏內兩淮運司鹽商余元俊等願捐已資鹽

利銀五十萬兩助治河工具見忠義准著原奏指

揮魯登科前去彼處聽從欽差內官魯保會同撫

按巡鹽御史等官照數查收完日奏請定奪不必

差官以滋擾費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臣竊仰見

皇上注念

祖陵留心運道而又委撫按以公其耳目勘差官以免其煩擾其慎重有如此所以日來雖心切有疑而未敢陳也無何而御史蔣以化爲鹽法極敝商困難支等事之疏至矣又無何而內使魯保爲豪商聚衆蔑

旨妄造謠言等事之疏又至矣臣一一詳之未有前後不一情理顯明如此事者安忍復自緘默以

蹈於欺夫核臣發疏之日尚不知有登科之疏下也謂新增之後復有違沒存積之起致有超單鹽法之蠹于茲極矣世豈有敲朴之下不能取常盈于正課而囊橐之潤反能輸資助于河工者此其可疑一河工之事河臣之責也前督臣飲恨而終新代者以身請

命償累有此項錢糧正河臣所欣冀而不可得者近在淮上豈不欲順成忠義轉奏

朝廷而曾登科何人遽在京邸何從先聞而知之此

其可疑二人臣趨事赴公孰不欲自陳其悃僉元俊等既不惜五十萬之藏豈憚于數千里之遠已能輸之已不能奏之致令利出于已奏出于他人又非其鄉里親近之故也是豈人情乎此其可疑三內使會保

皇上所委任之人也疏中聚喧既真則各商之困累必至其困累既至則助工之誣妄可知世未有一面輸資一面鼓譟者一方之間兩事豈容並立也此其可疑四臣又見近來言利諸臣自礦

稅以來至于無山不鑿無市不征計窮事竭于是漫天說謊平地生波創為從來未有之名揑為本人自出之語不論事之有無若何不計後之究竟若何止謂

明旨一下部科執之不得撫按爭之不得勢必行之有司又勢必徵之百姓一人不足則攤之衆人本項無名則科之別項其所取之利與所奏之事絕不相干不過辛螫冠裳朘吮膏血以一分之利致于上九分之利歸於已百分之害毒于

民無麵之害貽於　國揚揚得意自以爲能狐
而先虎而翼者比比也是以田應璧之虐焰猶
熾而曾登科復爲盆薪余元俊之工賛未輸而
賴廣懋已先告變按臣曰不足此曰有餘中使
曰聚喧此曰効順事之矛盾可疑無如此者且
明旨謂不必差官矣曾登科之前去非差官乎有則
不必往也無則不應往也登科此行將以
明旨爲據以抗拒爲辭取盈于五十萬以求信其言
彼各商非土著農民皆四方貿利而來者萬一

掉臂去之于鹺政邊儲所傷不旣多哉伏乞特
霈
明旨督登科免使前去
勅下撫按及巡鹽諸臣從實查明如其有也是余元
俊等之効忠也聽河工諸臣查收支用彼登科
無與焉如其無也則登科謊誑之罪可容無問
乎更祈
天心仁愛軫念商民俯從按臣之請舉前浮課一并
報罷則鼓舞之人心可以復寧九塞之軍儲庶

乎有頼矣等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初五日具題

九卿請停礦稅疏

恭爲民變踵至萬分可虞

聖政攸圖時刻難緩事竊惟　國家之事治亂兩端

世之治也尚憂盛危明以防其亂未有既至於

亂而恬不爲之所者葢亂之形易見即常人能

辨之亂之機當圖即世主能知之

皇上英明出世　睿斷天成四海情隱洞悉無餘將

謂今之天下爲亂乎爲非亂乎清源楚澤之變

覆轍之在前者言之寒心近如關中之慘徐淮

之擾遼左之激滇廣之釁諸臣疏之已詳未幾而薊州之機戶以變告矣未幾而中士之毛兵以變告矣未幾而兩淮之豪商以變告矣薊松四郡民無常產止逐刀錐而奪其子毋之利以致糊口無資揭竿有自玄妙觀之約帖郡昭以稅爲據而內使疏中稱與稅事無干出掩耳盜鈴之智飾割肉充腹之謀以東南財賦之區而張數呂以壞繭絲竊慮所得不如所失者之多也中州毛兵習性輕悍原非良民

國家常示羈縻毋藉調遣譬之養虎者不以金物
與之恐其裂之之怒也而明以礦砂之利誘之
成貪工食之故激之成變即內使疏中已言起
事之由始於停礦復行之日虎兕出柙利器示
人萬一嘯聚山谷爲梗中原狼子野心何所不
至異日者將何方以驅之也兩淮鹽商身家俱
重安肯甘蹈法網公爲亂端緣連年軍實增及
錙銖以致見行之單引壅矣而田應璧又創之
以超單每歲之徵納訖矣而魯登科又捏之以

資助見在者旣已椎髓聞風者又復釐心進不能逐什一於奇贏退不能免追呼于閭里脂膏盡剝門戶凋殘無論揭竿鼓變如近事可虞卽使散商業而歸四方　國計將安出也

皇上得無以隨卽解散爲幸歟不知所以解散者由

撫按多方勸諭示

皇上不忍加派之仁傳

皇上不日停止之意故百姓姑聽而姑解之也今礦稅之害日甚於加派而停罷之

旨久等於虛文再有他變人又誰肯信撫按之言即撫按亦何以再辭於百姓況其所執者已頒之明旨而其所不足信者乃撫按之空談乎人人懷憤在在皆然乃欲於解散之後執一二孱弱無能之人號爲首惡而寘之法以了目前故事其於國體民情所傷不旣多哉夫國家之法凡文武各官偶因公事激變地方俱從三尺而內使激變數數卒未聞責及一人者即撫按有言監司府縣有言百姓有言科道有言

臣等九卿有言一切置而不理豈

祖宗之法專爲文武各官而設乎抑亦內使之賢人

人曾史個個周孔有非臣等所敢望下風者乎

且其時勢人情糾棘愈甚今日告變明目踵之

此處方散彼處效之如在鼎沸若治絲棼萌芽

滿地必將圖蔓之難身臂不調尤慮噬臍之及

以茲景象近在几筵而坐視宴然將必至如何

而後可釐

皇上之慮耶臣等義關休戚念切安危萬語千言不

避斧鑕則其情誠苦而其心良非獲已者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毋以人言爲不足惜毋以民情爲不足畏毋以禍變爲不足憂　特賜施行以信

前旨以𢥠

仁恩轉亂爲治在此一機天地神人繄茲一舉矣等

因萬曆三十年五月十六日具題

叅河南税監疏

題爲申明職掌以崇

國體事臣惟 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事關所

司則不得不殺核其虚實詳辯其始終非敢事

煩聒也凡以敦守官之義而防禍亂之萌也臣

待罪司農前見税使胡濱輕比奸頑恣相援引

闕臣職掌故備陳顛末仰干

天聽以爲濱者聞之亦或醒然感悟幡然易慮也不

謂戶科抄出濱疏摭拾蕪詞肆行詆毀篤爲有

據之說以逞必勝之謀且譏臣之才疎摘伏術
巧先發臣亦不暇旁引喋喋相較但據事理之
昭著者敢爲我
皇上一剖析之伏讀　大明會典宗祿一款凡
親王郡王薨及將軍等卒祿米卽行住支夫住支
卽停止矣此其不刊之制懸于成憲者也今濵
以爲臣停止之言不足信則會典亦不足信乎
臣又據撫按揭帖准布政司呈稱　周府宗儀
數多正項祿糧往往不足自

皇祖朝每緣撫按題奏有發太倉銀兩者有扣留正額銀兩者有議留原納銀兩者有那借充軍銀兩至三十餘萬者皆名頂補支難以悉數嗣是

徽府于嘉靖三十五年　汝府于三十八年

伊府于四十三年相繼廢絕所遺祿糧改撥抵補稍可支吾至于　汝府祿糧又自萬曆十六年改撥　潞府歲用祿銀併官校俸糧俱係本司撥給秋毫未派小民此其守土之官列之疏揭者也今濵以爲　周府自有祿糧何得以三府

絶糧抵補則臣言不足據撫按之言亦不足據乎臣昔撫河南雖僅七月于時大荒人至相食內帑發賑冠葢相望如濵之言積有五十餘萬則何不取之以資務賑之饑民而顧留之以深蒿目之隱患耶該省災沴頻仍自萬曆十八年迄今十餘年間太倉正供拖欠共八十餘萬如濵之言該司所貯若是之饒也則何不那存留以克起解而乃虧起解以備存留耶詢之司牧既有載籍之足憑撥之人情豈容身眉之太甚爾

濱再三瀆奏必要原奏同事者蓋以原奏既明肆其簧鼓矣一旦憑傳翼之威得不剝膏脂以實虛言乎濱既顯恣其朋比矣一旦遂同眠之計得不變黑白以庇同惡乎當此民窮財盡之秋豈容打草驚蛇之計非惟中州一隅所關寔
天下安危之機也臣計臣也而叨附六卿輔
至尊以佐佑邦國者也凡事關錢穀臣自不容緘默故昔登科之駕空也臣駁之矣機戶毛兵之兆亂也臣極言之矣良以

國計民生關係匪細亦覬一言悟
主不忝生平此臣之心亦臣之分也苟亦隨風逐影
希 旨取容如濵之所爲則聚斂之臣穿窬之
盜耳 國家將何賴焉且濵自受
命以來始而參守令矣未幾而參司道矣又未幾而
參撫按矣今乃漸而及臣矣浸淫之極必使苟
有陳說不復問有無苟有夤緣不復問是非小
臣爲地方則露章而奏大臣明職守則反辱而
譏舉 朝不敢嬰其鋒一人莫敢忤其意而天

下從此多故矣萬一事出意外變起不虞文武以戡定責撫按守禦責司道綏戢責守令弭敝患之罪責之臣乎責之濱乎此臣之上憂陵寢

下憂曠廢而怵焉痛心者也伏望

聖明大奮霆威嚴行戒諭俾胡濱虛心任事毋得剛愎自用庶幾乎紀綱以振而

堂簾之體彌尊詭妄以懲而磐石之宗彌固豈臣

一人之私幸寔

宗社無疆之休也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初一日具

題

參江西稅監疏

奏為稅使肆虐辱及　爵宗

祖制王章關係匪細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以快人心以全　國體事語曰物極

則反惡貫易盈今天下稅璫之惡極且盈矣戕

皇上之赤子而屬厭其貪毒

皇上之百官而熾張其焰壞

皇上仁愛之心悖不許疊累之　旨而莫敢誰何其

罪日輕其膽愈肆且有悍然擅刑　爵宗如江

西之潘相者矣　天潢一派
祖制昭然即有不幸自罹罪譴輕則啓　王重則請
旨地方之官從未有以私忿刑之者今謀托宗達果
否有罪臣等猝不及聞
皇上念篤本支誼隆一體試觀往牒所載曾有不奉
明旨而敢擅加一刑擅擬一罪者乎矧自被執之始
迄於重傷之時中間鐵木交加已非時刻彼當
庭不跪相亦有目詎不之覩愈禀愈喝相亦有
耳詎不之聞必至折脇露踝越宿方釋寧有如

此之慘如此之久而相猶借言不知者乎及其罪無所逃別生機械乃楊弭伏於遺書求解之時陰鴟張於發疏中傷之內捏之搶稅以厚其誣嫁之縣官以洩其忿世豈有被獲被刑之人而尚可以搶稅者又豈有相去數百里之縣官而預知省城倉卒之變者不惟飾巳抑且誣人不惟脫當下之辜抑且洩夙昔之恨相之兇惡變幻罪於是乎不勝誅矣夫以幺麽閹豎下及士庶中及有司上及　爵宗無不人人被其祟

毒此其漸不可長也
祖制可違則何法不可違
皇上之懿親可蔑則何人不可蔑此其惡不可縱也
以貂璫而辱　帝胄之貴臣以貨財而輕
祖宗之遺胤此其義不可訓也相彼葛藟猶能庇其
本根最爾匹夫猶能衛其手足庶民之家一子
通籍於朝猶舉族而賀之以爲亢宗保大光啓
其閭奈何堂堂　天朝　聖明在宥而委
爵宗于內使之手又反蔽其罪焉何以昭史冊而

傳來襖耶大閑既踰太阿輕授綱紀陵夷名分倒置投鼠者無忌器之嫌出柙者恣噬人之惡肅牆隱慮剝膚深憂臣等區區犬馬之私殆未敢以深言矣且非獨於此也試觀今之天下有一人一地而不被稅使之魚肉者乎有一人一地而不思食若輩之肉而寢處其皮者乎此輩假

皇上之威靈以肆其炰烋恬不知恤乃

皇上又寬之假之以明滋其炰烋而不為之恤朘削

之極轉爲怨恨怨恨之極轉爲作祝作祝之極轉爲離叛一旦而至于戎馬生潢池動睽益乖形肝膽與鬌尾不掉左足不應裁舉天下百千萬億孰言與我爲難斯時也諸稅監之肉其足食乎則我亦何辭於百千萬億之百姓以自解乎臣言甚苦臣心甚苦耳聽之若逆耳難收咀之則怡心有味伏乞

皇上留心省覽大奮乾剛亟將潘相撤取來京查照所犯從重究處其他狠毒如高淮梁永李鳳陳

增楊榮一併速賜撤回以靖地方然後盡議礦稅而罷之與民更始庶可上答
祖宗在天之靈下謝臣民不平之憤而腹心之疾土崩瓦解之危或能斡旋拯救於萬一乎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初九日具題

請罷礦稅疏

題爲奸璫奏責日煩小民苦逼已甚懇乞

聖明速囘成命以維國本以弭亂萌事臣伏見

礦稅紛紜以來斧鑿遍於山谷搜求及於錙銖剝髓剜瘡已成四盡三空之勢傷心瞋目將有一呼百應之虞所賴者

祖宗之深仁累朝培植

皇上之神聖旦暮更移故苟安于目前耳此即休息以挽囘之猶恐變生於不測也乃數月之間暑

登科以兩淮鹽商捐銀妄奏而得
旨令會同撫按查收仍令之前去蒞事矣徐煒李承
恩以河南絕王庫銀妄奏而得
旨令會同撫按查收又從之前去蒞事矣今邢隆袁
順時以徽寧稅契妄奏且請土民委用又得
旨吳良輔准令委用矣臣一讀之不勝駭異夫自開
採既行之後天下曾有一處遺於網羅者乎曾
有一毫遺於榷算者乎馴至今日礦無可採矣
稅無可征矣爲登科承恩之徒者欲以藉

威靈而咨吞噬於是假進奉而惑
宸聰不曰淮商供獻則曰藩府絶資不曰積貯數十
年則曰遺契數百萬儲虛揑空爲宇宙必無之
事憑城依社爲天下難攻之援
皇上不察而誤委任之縱虎豹於麑場巢豺狼於春
囿彼挾其尺一之詔縱其無厭之心飛翼凌人
磨牙擇食不指虛爲實則以虐濟貪高門獲東
觀之誅豐室罹妖叛之罪生者殍於窮野死者
號於荒原淮豫徽寧之民自此騷然不得寧矣

夫天下驵儈之魁非乇也其作奸犯慝而數逋
逃者郡國在在有之也直以規避無路耳事涉
言利不復問是非何憚而不借資哉效尤彌多
踵行彌巧脂膏盡竭剝削日深彼民之懷忿而
不愬發也夫亦恃有
皇上停止之明詔在今不惟途轍弗更而又甚之增
於無可增之處則雖有更始之綸不敢信矣搜
於無可搜之時則雖有息肩之日不能待矣天
下事可不為之寒心哉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

影方令徐甫瀕商變生鼓譟毛兵機尸戈弄潢
池斯其爲形影也亦大矣天下之勢如馬方駭
而又鼓之如絲方絕而又振之雖 國家恭膺
天眷誕受多福全盛之金甌萬萬無虞然夫人之情
鼻有尺寸無以自容而猶安於畏法度者乎寧
甘頸刺莫能自支而猶憚於犯大難者乎此不
待中智者而可知也以
皇上之英明豈其
高皇帝間關百戰之天下而忍壞於奸人之手三寸

年涵養固結之人民而恐渙於掊克之謀直以
深居　穆清所覩者山輸海貢而未擊夫流離
瑣尾之形所聞者頌謳稱揚而未聆夫顛地呼
天之狀所據者豐亨豫大而未悉夫民財聚散
之機不知夫勢有必至理有固然逮其及而後
圖之則雖斬諸豎之首以謝天下亦何益於安
危之數哉臣言及此臣心欲碎臣涕潸潸下矣
伏願
皇上念創業之維艱軫民生之不易亟收

成命仍將罰科諸人從重議罪則以儆奸頑大威遠

以拯塗炭大恩也以保美業大榮也是在

皇上之一反掌間耳臣義切股肱事關職掌理難緘

默辭過懟愚不勝屏營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具題

題止雲南寶井疏

題爲採井未貲　國用殺緬已蹂疆埸釁莫彼侵永騰難保全滇將不可支懇乞

聖明亟罷遠夷開採一意講求戰守之策以保南服以免後艱事雲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雲南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　揭稱前事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雲南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　揭稱緬酋擁衆直犯蠻莫勢逼三宣永騰全滇可虞乞要停罷開採寶

井以保藩籬撤回揀買員役以絕亂萌各一節
為照雲南越在西南一隅與緬接壤先年緬酋
納我逋逃侵我邊圉其狡焉啓疆之心蓋非一
日矣向來烽火不驚邊氛寧謐豈真力能制其
死命緣內治克修我無可乘之隙已爾頃稍使
楊榮信獻寶井之說交通緬夷夫阿瓦果輸誠
納款執玉獻琛為哉其心不過曰我固不卻彼
之來彼豈能拒我之往是以結連木邦直犯蠻
莫蹂躪三宣遂抵騰越如履無人之墟夫夷酋

豺狼之性不可御而擾之陽爲順命陰圖爲食先自撤其藩籬勢必延之堂奥其逆形畢露不待察其情而後見矣儻一拒絶必須兵而遂平原陸地遂成戰場夫撫臣責在禦夷也稍使志在通夷也其失機之罪將委之於誰耶且

皇上之開寳井者爲雲南之内地而言也非欲求之雲南之外也榮輕信狡謀擅開邊釁惟知結

皇上之歡不思釀西南無窮之禍惟知阿

皇上之意不思貽

君父莫大之憂即使得寶如山不過土苴况寶尚未
必隙先我開使堂堂
天朝以求寶之故下通於不賓之遠夷以百戰奄有
之疆土輕試於無益之寶并其不貽笑緬甸損
辱國體者鮮矣伏望
皇上察利害倚伏之機審地寶輕重之勢亟下
嚴旨切責楊榮勿通夷服以啓邊釁勿納戎僻以墜
國威勿狃小利以忽遠圖其一切寶井採買諸役
悉

賜罷免仍講求戰守之策期後蠻莫之地庶隱憂可消滇土可保矣等因萬曆三十年七月初五日具題

允罷機易山開採疏

奏爲奸徒鑿空言利結夥外夷懇乞
聖明亟賜報罷以杜亂萌事頃者福建土商張嶷等
串同羽林左衛百戶閻應隆具奏海澄縣界外
機易山土產金銀欲自備船隻人工資本前往
貿易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此疏一
上臣等以爲
等以爲
聖明洞矚當不啻若觀火及臺省諸臣言之縷縷臣

聖明採納當不啻若轉圜然旬月之間
成命尚未見收奸徒尚未懲譴臣等待
命日久反覆籌思竊計張嶷等之所以敢爲是說者
其端不過有五曰蓄兵也專利也弛海禁也勾
倭也爲逋逃藪也凡此皆奸人變詐弊難窮詰
而東南半壁天下安危利害實係于此臣等敢
避煩瑣而不爲
皇上一陳之乎盖良民自愛而重犯險誰肯出沒于
波濤洶湧之中必兇徒逸囚罷吏黠僧無行義

之尤者若畢置之里閈編之保伍猶慮爲變豈可令其揚帆海徼與諸夷人因緣射利外交內訌非陰示我之虛實則潛輸我之利器樹兵將來爲國大害一不可也吳楚幅幀之內非荒徼海外比也其間稅使爆虐民且起而甘心乃以

堂堂

天朝與波斯小醜兢駔驓刀錐之利干溟渤無際之區無論非體萬一獲得之性不可向邇狠子野心稱亂四出是我招之而彼應之辱國損威二

不可也說者以爲呂宋爪哇諸國恭置海上歲收番商港泊之饒流寓貧人寔生睥睨而憚於海禁故托爲姝利之說以巧取
明旨而憑陵有之從此連艘往來糾衆出沒誰敢詰問二百餘年之海禁一日而弛言之寒心三不可也倭自釜山一遁待時觀釁何嘗須臾忘我哉此輩一中其餌相與反戈內嚮如嘉靖間汪直徐海葉勾引諸酋所至剽掠爲患浙直閩廣幾不可支此非已事之明鑒乎四不可也間者

稅監輩出四方亡命厠跡參隨橫圖避耗

聖心仁愛而礦稅之不可以久也片紙一傳自知窮身無所故先爲是舉者毋亦預營兎窟以爲逋逃嘯聚之鄉異日憑山環海擄邑攻城門庭致寇腹心遺災即籍縣官數十萬之丁壯徵少爲數十萬之金錢以從事于此有未易以撲滅者五不可也夫揆之事情之利害其不可類如此奈何任其熒惑隨言而隨信之以貽無窮之隱憂哉且

陛下日月之明靡奸不燭曩者王官林章以營伍請則胥遣緹騎逮之矣近者曾登科以捐資請則又下之理矣張嶷閻應隆之議說其罪不赦諸人而其心尤不可測乃獨優容不即重譴而令揚揚捧檄以出也

聖明在宥海内安堵者垂三十年開採以來中國之民膏已盡地利已竭又别起事端於邊境之外遼左則稅使侵權害及馬市滇南則寶井拳啓憾深緬酋明王有道守在四夷綏柔懷撫尚懼

不來乃以朘脂吮髓之術加之椎髻結胸之輩
儻四方羣起鼎沸絲棼圖蔓已遲噬臍無及是
覬萬無一有之利而釀萬有一無之憂臣等雖
愚萬萬知其不可矣
陛下深維
宗社至計毋信奸謀毋寶遠物將查勘機易山金銀
成命亟賜收回仍將閹應隆張嶷等
勑下法司從重究擬其餘一切言利事干邊境及軍
需要機者悉行報罷庶亂萌可杜外患可消其

於萬世治理之基深有裨矣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年十月初三日具題

辯徽寧等府稅契疏

題爲稅契額供邊餉奸徒桯數太多懇乞
聖明收回
成命以安民生以裨　國計事前者奸棍袁順時等
桯奏徽寧二府稅契銀六萬兩臣部與撫按諸
臣屢疏請停未蒙
俞允然而補牘猶勤而　轉圜有待也未幾而王遇
桂等十四府稅契銀二十萬之奏下矣臣等竊
且執奏但撫按之勘詳未到不敢擅爲臆說以

瀆　宸聽乃今刑隆催疏再奉

嚴旨臣部當即奉行移咨去訖而江南江北撫按諸

臣之疏累累至矣蓋稅契原因民間貿易田產

而設也一歲之貿易稍多則稅亦多一歲之貿

易偶少則稅亦少安能强爲定額往年東征鈌

餉臣部立法稽查歷年所解多至數萬少僅數

千而止何至一旦而頓增二十餘萬也稅契

明例取利甚微而錢糧催收稅犀難稽豈前此皆

屬烏有而今日始爲創征此不過細人奸弁犢

稅之外若於無名不論有無巧立名色徭
旨之後或以遠年田產指為隱匿或以睚眦小[illegible]釁
肆株連賠取者倍于明征恐嚇者多于輸納用
以强足此二十萬之數耳其攫取而潤私橐者
又不知其幾十萬矣蘓松之間賦原繁重江北
一帶災沴頻仍所存只此民力耳而目前漕運
白糧並花折色袍段織造種種課程皆其辦給
兹且重之以數十萬之稅彼區區孑遺其何以
堪之急則竄伏而偷一夕之安甚則揭竿而爭

一旦之命又甚則猖狂嘯聚以號召亡命之徒為睥睨之計彼清源之焚殺江右之咆哮滇南之火攻荆楚之水葵機戶變于吳會奸宄倡於徐淮此皆近日已事有足徵者

皇上即高枕禁垣萬無一虞獨不為天下之蒼生鋒鏑慮乎且非獨於此也稅契錢糧原充邊餉四百餘萬之入以待四百餘萬之出者今分取為內供矣山東之香商等稅每年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銀每年三萬四千八百餘

兩陝西之軍興頻費銀每年七萬五百餘兩江西之商稅鹽課等銀每年二萬六千七百餘兩山東之鹽課每年一萬五千兩俱太倉額銀也盡歸內使又如魯保分本部鹽課之權高淮李敬分本部開納之權當此之際坐損數十萬之入視止出尚不能支而內供買辦又責于四百餘萬之外既分其入而更督其出也其將能乎上虧邊計下竭民膏臣愚以為王遇桂等之罪不容誅也臣荷

皇上高厚之恩喋喋煩言罪如山積臣豈不知惟是
百姓者
皇上之百姓也太倉者
皇上之太倉也九邊者
皇上之九邊也而內外諸臣又皆
皇上之臣子也奸人掉三寸之舌不難戕
皇上之百姓傾
皇上之太倉動搖
皇上之九邊至令臣等束手聽命莫展一籌邊公言及

此亦可哀矣尚敢泄泄然爲榮身保家之計而
不爲
皇上一極陳之乎伏乞
聖明軫念根本重計收回
成命查照節年原數征解還之太倉其新數有無仍
聽撫按查覈具實奏奪則
國計民生均有厚幸臣即罷歸田里有餘榮矣等
因萬曆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具題

請罷礦稅疏

題爲

聖鑒最聰臣忠未効敬剖尊

主庇民一念蘄轉

天心以隆

國祚事臣頃以左右侍郎員缺日久不避煩瀆上

控

宸嚴方懼獲罪乃荷

溫綸下逮諒

國用之匱乏憐臣愚之苦心臣感激涕零有
君如此何忍負之竊復自計
國用匱乏有係
聖明轉移甚易臣前疏喋喋計徹
重瞳矣獨臣之苦心有前疏所未詳者則以礦稅一
事不但奪臣部之榮使無可措手而禍生靈惧
君父毋一念及臣心直碎苦何足言今若料量
聖志已定决無可回寧隱忠誠幸安榮祿此大不敬
之臣

祖宗社稷所不容也矧
皇上明諭知臣臣可默默碌碌無靖獻於知己之
主乎夫剔閻椎膏剝髓之酷狀海內土崩瓦解之危
形群臣言者舌敝唇焦無庸臣贅至於近日風
雷示變
陵寢震驚嚼聚成群所在見告脩省之文既舉
汪濊之澤宜新而
淵默難窺軏輙如故意者
皇上自信必不信天下之能亂也臣實願天下之長

治無亂何敢故爲不祥以賣
聖聽試請出於治亂之外而爲
皇上籌之蓋開太阿之柄不可假人豈有中涓銜
命任其縱橫歷七八年而不收天下止知有稅使而
不知有
皇上彼誠盜
皇上之大權
皇上獨不爲大權惜耶
萬乘至尊俯較錙銖匹夫熒惑輒進淫巧簾堂之外

吠而紀綱蕩盡矣彼誠麥

皇上之大體

皇上獨不爲大體惜耶不察不啇古有明戒包礦包

稅是何聲稱財富者有盡今名獨無窮

皇上有堯舜之美而不能將順無桓靈之詩而曲爲

逢迎彼誠壕

皇上之大名

皇上獨不爲大名惜耶伏惟

皇上赫然回心煥然更始亟收前事毋狃敝規則

大權獨運

大體常尊

大名永保而民生可遂

國用可足臣苦心爲

國所見憐於

皇上者亦不虛矣臣極知喋口可以抒沉多言祗增

獸惡但忝備大臣後當

渥眷休戚之誼迫於餘衷故直吐愚忱冀報

聖恩萬一臣情深詞熱伏惟

聖慈矜原椽納臣無任悚息顒望之至萬曆三十一

年七月二十日具題

止山西關稅疏

題爲晉省稅額已定邊關阻截可虞懇乞
聖明特允撫按諸臣之請以保疆圉事照得榷採一
節停止之日屢奉 明綸臣等顒望之心詎在
公疏惟是事有無關於稅額之損益而實係於
邊鎮之安危者臣 愚以爲罷之甚易亦甚便也
敢不爲
皇上指陳之則近日山西撫臣白希繡按臣汪以時
所奏石嶺關之稅是已夫所稱山西全省稅銀

四萬五千二百兩爲定額者亦一時撫按諸臣
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之心不得已而定之百姓賴有
皇上不日停止之言亦暫相安而以爲定耳使其不
足於定額之中而別爲搜括臣等尚謂錢貨爲
輕邊疆爲重乃今山西每歲之稅無愆期無藥
數也
皇上試一按稽之曾有一次之短欠否則石嶺關之
稅後何爲乎定額之外忽起事端羣小猖狂鼓

煽稅使既以正額之內恣肆侵漁又於正稅之外明開騙局計其所得毫於正課無干不過以小民之膏脂填群奸之私橐而已况三關之外與腹裏不同古號雲中沙磧苦寒一無所出軍民仰給憑此一線之通疏稱所收者皆小麥燒酒羊毛茄蒜等物商賈往來原無厚利而群小攫奪動稱 至尊此等瑣屑豈不貽羞

朝廷虧損盛德乎且邊鄙軍民寧知事出群小將云稅額定矣胡爲又增間嘗莊誦不日停止之

旨矣胡以反甚咽喉阻塞米鹽不通行旅蕭疎閭閻
待斃國家之禍患臣知不遠矣目今虜王挾賞
邊關震搖萬一外有翁侯之奸內激涇原之變
饑寒怨讟之衆一呼而起譬之群獸露爪而奔
不知我
皇上其何方以收也臣愚以爲此一舉也以利言在
群小不在
皇上以害言在
皇上不在群小以事言在一關不在三鎭以流禍必

至之勢而言在三鎮不止一關

皇上聰明天縱遇事了然則亦何故代群小受名而釀　宗社無窮之禍也伏乞　特賜乾斷

勑下稅使堅守前議毋改初心將石嶺關之稅速行停止其棍徒張大用等仍乞

勑下撫按究擬示懲則三關軍民有利賴焉實我

皇上無疆之福也儻利果在

皇上而不致害於邊疆臣　計臣也何苦不將順其間以爲足

國便民之計而故爲不必然之慮以取厭惡於
宸嚴哉臣之苦心
皇上鑒之事之安危
皇上裁之臣不勝仰顧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

鹽筴請罷礦稅疏

題為公私交困時勢難支仰祈
聖明熟察鹽筴之蹊亟塞弊源以裨　國計事臣待
罪計曹有無盈縮惟臣是操日與二三司屬竭
蹶持籌乃愈計愈窮日甚一日臣心良苦
聖上能憐之臣力已詘天下能諒之而臣部鹽筴之
蹊則惟臣能言之爾嘗閱財賦籍其行如流水
臣部太倉所積歲之所入卽歲所出故來歲復
入之交相灌輸何至不足自榷採興而海內之

財一入不出積而壅之是源自上窒也安得不
匱且生財止有此數臣部歲入正稅三百萬雜
課一百萬此定額也搉採所征豈盡神運撫按
明以雜課抵之有司又暗以正稅償之以致
内庫積之于無用外庫欲用而不得是
皇上明為富益實自損也安得不體臣部專司錢穀
天下有司徵解有期逋負有責三尺凜凜亦惟
皇上威靈是藉然法止降罰已爾自搉採之使虎胝
鴟張單詞熒惑 天怒遄加罪者逮逮者逐且死

者旨累累踵接上有所偏重斯下争趨之臣部之権于是乎分而臣之法窮矣安得不匱然権採之役

皇上第云権宜爾而今且爲常矣初止一隅爾而今且棊置矣始也有礦則採有貨則権而今不必其有且包礦礦包稅矣物力幾何彼實則此虛安得不匱猶未也

皇上遣一中使而趨附者不啻百也中使之取諸民者什而群小之侵漁者不啻千也其獻之

皇上才百而諸所自攘又不啻萬也雖曰朘民實則剝已又安得不匱茲五匱者始繇
皇上一念之偏遂成極重莫反之勢在內務求其日增在臣部且見日減臣等時值其窮而不爲
皇上言之恐邊疆緩急之用束手無資
宗社安危之機所關非小彼時卽百臣之身奚足贖乎伏讀
高皇帝寶訓有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于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

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大哉
聖謨國　聖子神孫所宜世世守勿失者今乃明奪天
下之利而陰釀
社稷之害毋乃非計之得耶
皇上神明天縱鉅細不遺豈其時勢阽危至此不蒙
鑒察故臣不避鐵鉞備陳原委伏乞
清燕之閒少賜省覽翻然改圖亟除聚斂之人
大布公平之政如是而
國用不敷

國儲不裕
宸宇不安然後討臣瀆職之罪臣愚即死無所恨
矣等因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具題

保順雲南礦變疏

題爲礦境傷殘已極亂民窮蹙當原仰懇
聖慈深念釁端　亟賜寬處以安畿輔以保遐荒事
臣惟民雖至愚必不好倡爲亂民雖至賤亦各
重愛其生乃若相率爲譁駢首就戮亦惟是窮
獸之攫有激而然所望我　后明明照茲豐蔀
皇仁蕩蕩解此倒懸而或不察其情重繩以法彼且
天無可籲地無所之豈盡肯俛首畢命則亦挺
而走險不能顧矣臣謹按巡撫保定右副都御

史孫璟揭帖爲窮民驚擾有因府廠勤提可慮
懇乞 聖明霽 天威 賜勘問等事又巡撫
雲南右都御史陳用賓揭帖爲場民被激成變
謹具實奏 請以憑處分事兩地並關要害兩
事並切安危真有聞之動色念之疚心者盖在
保順一帶災沴相仍盖藏原寡自開採以來閭
閻不啻若掃而礦監王忠復不能仰體安靜
聖旨濫用匪人縱行淫虐小民促急甚矣因百十成
聚比例乞憐願照浮圖峪一體包礦計少幾貫

吏死耳非敢狡焉稱亂者當時一加曉諭許以
轉禀議包隨各解散不呼而來一令而去此其
情狀可知也乃王忠滕朧劾奏致觸
天威重譴州官逮繫纍纍人情洶懼當復何如萬一
變亂成眞稱署再起撫諭不信於前
明威震讋於後豈可不爲寒心哉至於雲南礦監楊
榮保姦納叛誣訐濫刑立斃無辜屢激屢變一
變而在騰衝營矣再變而在阿迷州矣又再變
而在白鹽井賓川州矣又再變而幾動省城矣

乃若場民張文繡張國臣虛稱委官節次詐害人思寢處其皮已非一日迨於拿後潛逃聲勢益熾來場封硐詐拷非刑硐頭鄧廸一等寔不能堪遂至圍燒官舍文繡國臣一時就燬不盡其辜而廸一等亦自甘心煨燼焉此其為變尤足駭聞怨每起於傷心情莫急於殞命彼豈不知貪生怖死無人心者乎業已無生之樂生不如死且等死耳受害而死又何如死而除害也悲哉此情可想見矣夫易州內近 陵京外連

邊徼誠所稱肘腋重地宜寬恤不宜激擾而漢

南萬里孤懸漢奚雜處易變動不易絪束兩撫

臣目擊多虞身肩重寄疏 請前來計慮良遠

臣愚備員民部共茲安危亦安能秦越視之用

是不避瑣瀆仰懇 聖明軫念兩浦寔關邦本

人心非小將王心奏內事情行令彼處撫按勘

鞫 持賜優容恕其斧鉞至於橫嶺浮圖地同

法異委屬非便或即照例議包少蘇民力三輔

要地庶幾不至剿擾其滇南變民情堪矜宥

明示泣罪之仁自隸解羅之理若開採歸之有司嚴
解屬之礦監　前旨已明更乞　申諭安靜無
擾邊民無開夷釁將使遐邇均霑公私兩便寔
宗社無疆之福也其他利害所關容臣殫思再爲
皇上縷析之臣不勝激切祈禱之至等因萬曆三十
二年三月初九日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爲　陵園示變非常

聖治改圖宜急敬陳修弭第一實政以答

天譴以妥　先靈事臣接得邸報　天壽山守備內

官監太監李浚奏稱本月二十三日亥時

長陵雷火大作燒燬明樓臣不勝神悸股慄以爲從

來天變未有若此重者及讀

聖旨頻年災異示儆朕心惕然靡寧今長陵明樓復

爲雷火燒燬天威孔赫驚動聖靈實朕不德所致

哀痛悚慄誓修實政以副仁愛之意宜先行奉慰
禮着禮部擇日具儀來工部便踏看工程作速修
理欽此臣又不勝舉手加額以爲
皇天后土寔欣此言從此轉災爲祥而
天心仁愛不虛　聖祖精英可慰誠　宗社生靈之
福也爲此除臣滌躬率屬引咎增修以佐
聖政萬一外竊有感時觸事結臆痛心知其必至召
災屢言亟反者敢若口爲
皇上陳之盖　國家異常之變必有異常之感還來

日食地震天鼓星孛以至旱乾水溢變矣異矣
然猶古今所時有乃
天壽山何地山川之所效靈
列聖之所儲祉億萬年　聖子神孫之所受釐而
長陵尤　神鼎永奠之主　諸陵發祥之源
王氣鍾焉明神護焉雷于何施火于何熾而令明
樓煨燼也此可不謂變之變異之異者
皇上得不深思其故乎夫　天之所愛者民而
祖宗英爽所憑藉以爲安者亦惟此民以今日之民

方木方肉而臨之以　帝鑒格之以
聖靈是宜惻然隱赫然怒耳蓋自殲稅繁興狼虎四
出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向猶睥睨
國家之法嘗試威福而今法無足畏也向猶依托
祩權之名巧剝脂膏而今名不必借也向猶止
侮官笞吏破人產傾人貲析楊桎梏殘人肢體
而今且關弓挾刃公然行劫于途殺人而奪之
貲殞命積骸動至數十百姓深恨而不敢言長
吏明知而不敢問撫按疏　請而不得報民益

無所恃而徒益助之威矣嗟嗟民疾痛則呼天
天視聽則惟民此情此景有不上干震怒者乎
皇上勿謂天遠而庶女呼天雷擊景公臺損矣勿謂
民輕而梁冀擅殺雷震憲陵寢屋矣今虎冠之
徒殺人如戲而叩心籲
帝寧止一庶女也
祖宗艱難勞瘁締造此丕基授之
陛下又輕刑薄賦培養此生靈貽之
陛下乃令此輩毒螫之虔劉之使人人阽危在在稱

亂而二百餘年無缺之金甌漸見瓦解

文皇帝在天之靈安乎臣竊謂　長陵此災非獨天

怒亦　文皇帝意也或者謂日食地震天鼓星

孛與夫水旱之所不能儆而特捐此明樓以重

惕之也又或者謂羣小之權熖寔如此雷火火

能燬樓熖能危國燬矣必且更新危矣而安得

寔然無事也仁愛哉此意乎

皇上誠欲誓修實政副茲仁愛計惟有

亟下明詔停採罷榷撤回還監使嘉與百姓更始其殺

人奪人棄魁大猾悉置于理以平海內傷心之

慫庶幾拯民生以徼　天眷輯衆志以寧

先靈誠今日修弭第一義也其他興廢拔淹釋纍振

困種種大政次第舉行則驚遠懼邇之威安知

不爲徵瑞迎祥之藉不然者而但諰諰責躬虛

語耳勤勤奉慰縟儀耳竊恐　皇天

聖祖所爲非常譴告當不在此且今日猶幸有此譴

而不務悔禍將使寔鑒者以爲不足譴也臣有

不忍言者矣朴忠所激萬死是甘伏惟

聖明詳登施行

山陵幸甚天下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五月三十

七月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爲　天怒人愁　陵震松蝕謹直陳失政幷引咎引責以勵交脩以弭異變事臣嘗讀易至于震卦其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夫恐懼者畏心也脩省者改圖也既畏思改當必有不俟終日者而豈止申命之虛文耶六二之爻曰震來厲億喪貝夫厲者患害也貝者貨利也因害散利當必有惕于其大者而豈惜聚斂之末計耶臣謂今之時事與震之象爻適相合焉

質者　皇陵雷火陵松蟲食可不謂震來乎致
警　宸衷屢頒　明諭一則曰天威孔赫哀痛
悚慄可不謂恐懼乎二則曰五内如灼心神恍
惚可不謂厲乎然所爲督脩實政者至今未見
舉行而所爲少俟次第者未知舉以何日臣竊
謂茲時宜亟于脩省而實政莫先于喪貝也自
礦稅四出慘毒萬端戕生命于三釁盡脂膏于
一綱剝肉竭髓十室九墟誠莫必旦夕之生不
少緩須臾之死望脫水火而無主將呌閭閻以

奚從爲知窮愁徹骨而無
皇天后土之悲呼者乎爲知憔悴剝膚而無
祖功宗德之謳慕者乎所繫 玄穹爲之震怒
九廟爲之歆災焉有漸積變不虞生故曰人主之情
上通于 天怒氣偏則激爲雷霆法令枉則多
蟲螟試觀所者獨警于
祖陵而迭災見告于今日豈非精氣相感而幽明共
憤耶以此思震震可知矣不寧惟是卽今盛夏
屆期涼燠失序雷電頻仍霪雨流連旬日晦冥

天光慘淡既乏暘明之令稀睹開霽之形此曷故焉夫皇之不極厥罰常陰史所記也君令不收則多霪雨占所示也今果能皇建其極乎自有停止之

令果能信如四時乎以此思震震又可知矣我

皇上神智仁孝超軼今往誠不難灼利害之勢坐致變災為祥之徵亦不難一轉移之力立臻易危為安之理迺近日以來徒增惕　聖慮遑豫

聖躬固云憂矣孔子曰憂所以為昌也然又不曰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乎今但聞憂危順治之言
未覩畏　天敬　祖之政則何益焉此臣莊誦
屢　諭而拊膺痛心恨不身代因仰體
聖慮而分憂共戚不能已于躬責也恭今所最失者
黷貨之政臣所專職者主計之司迺目覩無藝
之征日侵惟正之賦竭舌殫唇而莫必挽回于
上焦心籌計而莫効伎倆于時陳力罔忠格
君鮮術斯無一長而有兩負矣即鞠躬盡瘁率屬交
儆亦奚裨脩省之實而克副休戚之誼乎

皇上當今之時尚不亟解倒懸以囬
天怒誠不能一日自已臣值此而不亟囬
聖意以除弊政臣亦何能一日已于
皇上爰痛自刻責更進藥言臣聞古君人者其悇怛
于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國有寒者冬不披
裘歲登民豐乃始懸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
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若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
量其積使民不得事本業以供上求力乏積匱
君臣俱困斯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所願我

痌瘝自切也從一時之深畏而又悔平日之怠
玩恬愉則孜圖自猛也于是亟回時政之貪戾
以收人心先罷臣愚之贖尸以謝天下極獘旣
革百廢繼興將　德日精明
體逾疆固逆
天休而歆
祖庇端不越此即易所稱震來虩虩恐致福者也臣
不任延頸拭目伏乞
聖明採納速賜施行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

五日具題

災異請罷礦稅疏

題爲生民糜爛已極

天心示警特嚴謹循職掌率屬申懇亟行切要實政

以光　聖治以信

聖言事竊惟　國家之治行百善政不如舉其要革

百弊政不如去其尤況乎異常災變於以轉異

爲祥尤關盛衰理亂之機毫不可苟焉者

首陵異變孽火燒樓妖蟲蝕樹近且陰雨連綿

諸陵之神道橋梁衝潰漂淪又見告矣向奉

諭剳再三屢以切要實政爲言顧切要之實政原非
難見何俟遠求今天下之嘉師隅泣而不得沾
聖天子休養之恩者豈非礦稅爲之梗哉則今日實
政之當修更孰有切要于此者臣等敢臚列其
凡臣聞古者聖帝見珠璧而投明主以金玉爲
賤誠見夫瑤瑤在御原無救于饑寒精鏐盈箱
矧何關于身命心堅無慾法作于凉用能世培
永基人傳令譽即伯國之主尚能卻照乘之珍
鄙白珩之寶况巍巍聰明天縱之　主乃至

以貨聞哉歛蒼生之怨氣割高世之榮名竊爲
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
下之事害與利相倚散與聚相因利小而散之
速則得害尚輕利大而散之遲則得害愈重故
聚歛而菑害叢生大學致詳于末簡好利而不
奪不饜軻氏垂戒於首章蓋多取所以招尤慢
藏原能誨盜小之垂棘屈產不救假道之危大
之鉅橋鹿臺自取倒戈之禍歷數後來千禩一
轍是以禍本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古者

國家無事則講求土之謀有事則議金湯之策
君臣殿陛以譚經論道爲常經薄海黔黎以耕
田鑿井爲本業安有斲空四海之山椎及三家
之市驚蛟龍之睡窟剖螺蚌之生胎操戈挾矢
如嚴大敵毀屋踰城如捕亾子經十數年而不
休者是何法紀成何世界是以治道之切要論
則礦稅宜先罷也自有礦稅以來貂璫漁獵冀
虎炰烋掘墳墓而枯骨寒心姦子女而淫汙掩
口素封垂槖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

而九死以致恨曲愁歌人與爲怨火焚水葬家與爲讐此而不已後將何及是以人情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

國家正賦止有此名自榷採一興生民之骨肉旣多斃于羣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盡潤于羣奸之囊橐邦有碩鼠澤無歸鴻以故數年來催拖欠而拖欠紬稽關稅而關稅微取契鏹而契鏹分搜庫藏而庫藏絕課鹽筴而鹽筴薄求贖鍰而贖鍰銷外府一空司農若埽仰屋而嘆莫

知持籌是以惟正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也
王人出令信比四時
皇上三年以前嘗曰
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日夫政虐而後停止善政則
曷用停止爲矣停止而後稱仁愛未停止則曷
稱仁愛爲矣不安於心而姑徐俟於後日以繼
日更待何日日或可待而民安能須
玉音且爲反汗　天子而有戲言赫赫
皇綸豈應如此是以先後　聖諭之切要論則礦稅

宜先罷也前　勅諭初頒有缺官宜補罪囚宜釋之　命識微之士且曰礦稅未罷則庶官未必補也何也天下之監司方面皆心欲庇民者也

皇上方任貂璫以漁民而肯使庇民者濟濟布列乎是庶官之不補也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又曰礦稅不罷則逮繫未必釋也何也緹騎詔獄強半爲礦稅而羅織其中者也

皇上方欲立威以獨行其榷採之意肯遂釋此輩乎

是逮繫之不釋也亦礦稅之一念橫之也夫
皇上之取礦稅為帑藏之竭耳臣等素無桑孔之策
而令
皇上以礦稅朘民生致使銓部不得補其官法司不
得恤其獄九列曠官自臣部始臣罪滋大臣懼
滋深是以政體相因之切要論則礦稅宜先罷
也
皇上果以蠢蠢小民服役自我駕馭自我刑賞自我
死生自我唯我所命而不足介意乎臣等以為

皇上之所謂不足介意者正其所宜注意者也然不
敢近陳莫大之憂遠作不然之慮即
皇上臨御以來三十餘年所矣所爲供七襄九就之
衣者非民耶所爲備八珍九鼎之膳者非民耶
所爲供　乾清　坤寧離宮別館一切土木之
役者非民耶修三加之儀則民備冠服讌
大婚之禮則民備筐篚上　慈闈之聖壽則民備甘
旨謁　天壽之諸陵則民備羈靮　介弟之分
封　諸王之出閤則民備輜軿齎裹黃流爲梗

漕艘愆期則民備孤鑿牽輓西征哱拜東伐倭奴南剿播酋北禦強虜則民荷干戈而供芻粟以致身以寧武首喪九邊血浸鴨綠之江而肉塡夜郎之窟哀哉斯民

皇上試一靜思之自服食之微以至

宮闕自慶弔之類以至征誅自周廬之近以至海隅何嘗有錙銖不取之民間何嘗有晷刻不用之民力是民亦何負於

國者乃民方懽呼以供

皇上之欲而
皇上不必遂其欲民方奔趨以釋
皇上之憂而
皇上不必去其憂民方賈勇以壯
皇上之威而
皇上不必霽其威民方娟履以赴
皇上之難而
皇上不必恤其難竊意
皇上靈臺即雖堅如金石時亦有所不悉矣夫民心

郎　天意也　祖德郎民瘼也哉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傾民之家室
天且以雷火而燬　祖陵之明樓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吸民之脂膏
天且以妖蟲而蝕　祖陵之松栢
皇上力能以礦稅而轉民於溝壑
天且以霪雨而决　祖陵之神道橋梁夫人雖至昧
未有不念祖宗者人雖至微未有不顧墳墓若
故兆不在他而獨及于

皇上最所傷心之地此非小異也晨兆未入而昭陵
之墓栢先摧泥馬初南而輦洛之枋題預墮
祖宗陵寢之災祥其關于國家興亡者若此今之孽
火妖蟲淫潦沆洴恐不止唐陵之摧栢宋廟之
朽題已也故臣以爲欲回
天意當先收民心欲收民心當先罷礦稅以與民更
始而示天下以修省之實蓋修省之要躬行不
在多言而實政之行心決無勞再計今日之事
誠當皇皇汲汲如捄焚拯溺而不可須臾緩者

不然人不可欺言不可食況
皇上誓發於口而　天地　祖宗寔式臨之
祖其可屢誣　天其可屢誑耶臣等民部也職在民
則言民觸目激衷敢同燕雀之處集思補闕願
輸犬馬之忠伏望
皇上俯鑒羣情　速賜採納施行臣等肩勝惶恐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具題

止煤稅疏

題爲畱民日蹙　德意宜推懇　恩亟停煤稅以
惠困窮以固根本事該臣接出
聖諭念霪淋衝毀之多憐覆壓傷殘之苦
特捐十萬帑藏用爲一時　欽賚所爲哀矜振困意
甚殷德甚盛也臣等懽棒
綸音急宜中外大惠尚未頒行而諸凡疾首蹙額之
民已爲欣欣喜色之告矣臣以此知小民饑渴
之餘果自易爲食飲又以此窺

皇上浩蕩之意亦自次第施行除採榷一事盈廷累
牘伏俟　恩旨外所有新增煤稅利甚微而害
至迫事若細而望最殷者敢據實爲畱民代陳
之葢自宵人妄獻煤窰而一城大鬨
皇上之所知也迨監豎巧爲弛擔而兩縣包徵有司
之不得已也鬻煤者恨以稅而利分用煤者苦
以稅而價踊年來積怨日望除苛剝今靈雨橫
流洞口瀦爲深壑斷橋積水煤馱動阻浹旬旣
推鑿之罔施又販易之難進利于何出稅不少

覽且煤自稀而稅自重稅愈重而煤愈稀逐日價騰較前三倍煢煢窮民已有不舉火不再食者矣夫淋澇以來市廛久罷閭無餬口之計入弇容膝之安而後壁釜斷烟傷心慘目此何啻敗屋之飄搖喪家之零落也臣思

皇上所與共安危者惟此畿民更切而明分其利陰窘其生事莫急于饔飧民何能堪此景時正值其苗青　國何能堪此民竊爲

輦轂危之伏乞

皇上亟渙　綸音特罷煤稅使煤戶見利而趨不難
冒險以售煤幾多至則價平價平而民以不餒
此在
皇上爲錙銖之損在小民寔起脊之期在
皇上爲壺漿之仁在小民誠當厄之感也即非者甫
頒　御札嘉動　都城誠使煤稅一蒔
京畿內外所爲同聲祝頌
天子萬年不知當何如者蓋小民得
皇上一金不若一日省其勞筋竭髓之一金

皇上以金予民不若以饑食渴飲之利予民所沾被更多所歡呼鼓舞更甚也且如此煤旦旦而征之歲入不過千金今以蓄思殷憂至捐十萬雖出外府總屬 天儲得失相提孰多孰寡則何如弛山谷之利寬饑莩之民以人和召天和而風雨不害以民富爲 君富而上下皆贏豈不曠然大公之朝熙然太平之世哉臣夫馬私衷願

皇上爲投珠抵璧之大德不止願

皇上爲解衣推食之小慈亦惟是昨者捐助一念積而充之何媒利千金之不可割而礦稅百盡之不可除用是敢爲

聖主推仁恩不獨爲菑民乞生命也伏惟

皇上鑒納施行臣愚幸甚

畿輔幸甚等因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題參縣官虛報錢糧疏

題爲縣令通同欺罔錢糧侵冒異常懇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戢神姦以懲積玩事竊惟主計者
與釐政百不如革弊政。革弊者杜外侵百不
如剔內蠹一甚弊有所自叢蠹有所繇始彼其
彌縫深堅飾姦詭于不可見不可知之中而其
計乃根株連絡逃文罔于無所加無所及之地
而其法窮卒之日侵月削積歲積時則剝國朘
民恒必繇之臣于今日有重感焉臣向因

上供久延遷儲大困不得已專查催省直歷年拖欠以足項額顧文移往來惟憑一紙其往也臣部下之撫按撫按下之司府司府下之州縣緩急有無相爲首尾法如是足矣其來也州縣報之司府司府報之撫按撫按報之臣部徵發期會案候輸納臣之技止矣孰知法令難齊人心不一其所謂完者未足信其所爲報者未足憑如松江府之華亭青浦二縣者乎頃該湖省長淑府縣積逋數至鉅萬臣以爲異聞奇事隨具疏

題參矣不意驚喘未定復接得直隸巡撫周孔教巡按馬從聘各揭帖據華亭縣知縣熊劒化揭開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令更四易署若碁置虛報布折等銀計九萬三千六百三十兩餘又據青浦縣知縣金玉節揭開自二十四年至三十一年虛報京庫錢糧計三萬三千有奇臣展讀未終頂髮上指念旬日之間縣官狼狽情狀愈出愈奇不覺其汗浹沾背視前日之驚咤駭愕更有加焉此非末減積逋而過懲虛報

也盖逋負之數雖多玩愒之罪難掩儻得振刷之令尚有竣完之期唯是虛報者飾無為有張少為多外藉以獵聲稱上藉以逭參罰耳濡目染者嫌于體面而不敢問望風遜聽者限于簡查而不及聞然其所與知者左右一二之私人先後共事之密友而已如報云已經徵完貯庫矣臣部卽指貯庫者為見在之實數而不虞其所貯者乃烏有也如報云已經差人起解矣臣部卽指起解者為旦夕之急需而不虞其所解

者乃熹想也在彼之所經營如捕風如逐影驅騁于筆楮之間而有餘在此之所企仰如畫餅如望梅玩弄于掌股之上而不覺故該撫按所謂以軍國之實需爲紙上之空言誠亦有激乎其言之矣然臣反覆揭內所稱大有可異者四焉其曰豐年有不熟之區圖凶歲多難滿之分數每遇考成必藉虛報夫豐凶天行之數也未必歲歲皆然借曰災傷豈其更無斡濟之方惟有虛報之一着乎且云必藉虛報又若爲定規

爲成法而必不敢以更易者不知此等機關果孰傳而孰受之耶其可異一 其曰虛報者用以救急于目前徐且補輸于後日夫緩急人所時有也未必人人皆然借曰窘急豈其別無權宜之策必待虛報而後可乎且云用以救急又若爲奇計爲良圖而恬不以爲怪者獨不念臣部之困苦將孰拯而孰救之耶其可異二 其曰上未嘗不察其虛而心不欲以無已之求弁督而苛繩其下夫不知其虛猶可言也旣知其虛報

而浸無短長豈此中數十年之上官皆土木偶
人乎不然堂堂方面不一綜覈何其自同于華
績耶其可異三其目下未嘗不與其實而勢不
能以有限之日竭澤過取于民夫一無所取猶
可言也既已有所取而盡還於民豈此中數十
年之徵求皆壓飯土羨乎不厭嚴不在官又非
起運是果何處之着落耶其可異四總之等
國賦爲弁髦視民膏爲奇貨祖朝三暮四之故智
蹈掩耳偷鈴之邪謀作偪于前既以其身爲谿

堅襲舛于後又以其前爲吏吾擱者安于故常用以遂苞苴之私討巧者工爲覆蓋託以轉長厚之虛聲夫民所視效者惟官令躬爲欺誕而不恤彼姦頑黠猾者其又何誅焉官所執持者惟法令省于禁網而不顧彼乾沒侵漁者其又何憚焉表裏爲姦先後成黨所利者不才之有司藐法之積役而所害者貽累于臣部受敝于國家不意光天化日之中有此大姦極詐之事令嚴說謊詐戒勿欺此輩豈其素不聞問也者而敢

于欺　君誣民爲天地間一大蠹哉臣向陳
國計艱難有司怠玩言雖諄切猶爲意想之譚繇
今而論則臣語之實虛臣心之丹若不得其辭
之畢而　明主自洞然于胸中矣蹤跡既經敗
露法憲自難姑容然其發覺者皆繇于撫按協
力殫精爲民爲　國華青赤心白意任怨任勞
之所致也伏乞　聖明威斷
勅下本部將華亭知縣熊劒化青浦知縣金玉節移
咨吏部紀錄以爲實心任事者之勸仍咨行該

撫按將通同虛報官員衙門經承人役嚴查明
白指名題參容臣覆
請重加究治庶夙蠹頓掃漏網者尚伏其辜積弊未
除效尤者陰褫其魄其裨補于吏治
國儲豈淺鮮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八月初六日具題十九
日奉
聖旨錢糧既經虛報上司無憑稽督所司又難催徵
終何着落雖非侵漁前後相蒙弊當何極熊劒化

等准與紀錄其經承書役看嚴行查來處治不誤

仍前推諉姑息欽此

冬至請停礦稅疏

題爲一陽來復解澤當流懇乞

聖明蠲除無藝之征以甦民生以永萬年

皇脉事臣聞氣有必至理有固然在天地因之爲剝復之機在萬物乘之爲消長之候方其剝而消也一氣之斂爲朔風爲嚴霜爲堅冰舉向日之欣欣向榮者隕穫摧折而無餘雖欲留之而不可得也及其復而長也一氣之舒爲化日爲和風爲甘雨舉向日之寂寂枯槁者胚胎醞釀而

莫過雖欲閼之而不可得也故易曰消息盈虛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愚以為是復之幾微獨天道寔君德也人君為天地民物之主凡宇宙之災祥休咎榮悴慘舒盡握其手是必栽培傾覆扶陽抑陰俾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然後可還宇宙太和之盛未有普天率土獨純陰用事而能克當天心者也若

皇上歷年之政可得而臚陳矣嘗憶萬曆之初渾灝雍熙此泰和之景象也于其時為春十年之後

長養滋培此亭遍之處會也于其時爲夏自丙申丁酉以來採摧繁興天下顫恐其天時凝肅之秋乎迨至於今貂璫益肆吞噬了休流毒之處不寒而慄以致陰陽乖舛所在見告如楚之雹梁之水秦晉之旱齊魯之蝗蝻地之震畿內之潦　天壇武庫之變彼他如飛流星墜於兵臺揚州聲震于晴日氛氣突入于紫微此何等景象也蓋天地不交已閉塞而成冬矣夫天雖不以人之惡寒而輟其冬然大寒之後必有陽

春豈以人主代天子民顧任其銷鑠剝落而不為之長育生息可乎況

皇上聰明神聖陽明也剛健中正陽德也旋乾轉坤既操爕理陰陽之權亂極思治又值陽春生腳之會則一旦耀光明於幽宮噓溫暖于寒谷非難事也乃年來徒肆隕穫摧折之威無復胚胎醞釀之炁彼閭閻蒼赤魁首跂足以待明日明日復然搶地呼天以需來歲來歲復然則海內之毫者水者旱者煌者震者潦者將來不知覺

作何狀而稔惡日深災害日甚陰邪日崇所謂
天地生物之心毋乃幾乎息耶臣愚以爲天之
所怒或倉惶而難挽天之所順可嘿體而潛回
陽明來復猶須于七日之久
聖明轉悟只决於一念之微試觀今域中彤雲鬱結
陰凝之象也貂璫衆陰之尤也群小助陰之類
也　日月一照妖孽潛踪　雷霆一擊魍魅破
膽撤荼毒之慘啓維新之運捐煩去苛與民休
息則怨恫化爲鼓舞咨嗟易爲懽呼而太和元

氣復盈宇宙間昔先正所稱　冬至子半天心
無改者又豈岐天道主德而二之哉是役也臣
歸者連篇累牘言之已詳何敢復贅取厭
宸聽顧臣民部也此局不結則窮民必不安生民不
安生則臣皋終無稅駕所矣適因陽復之期故
以憲天之說進伏乞
聖慈俯鑒愚誠而　采納焉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

徽停礦　聖諭疏

題為傳奉

聖諭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日蒙

召臣等至　文華門該司禮監太監陳矩等傳奉

聖諭朕以頻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己省愆不遑

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鼎建殿門以完鉅典因

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今河工城工

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

窮財盡困于徵輸致使正供錢糧反無所出京邊

之費一時多乏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爲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堵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一半并土産解進內庫以濟進

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
有餘以濟進京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止着押解
催儹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稱委官容
令地方棍徒肆行搶奪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
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同該監不時訪拿治罪明
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脩省實政昭示不朝廷推宜濟助大工
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

免爾部槩行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欽此

恭捧到部臣等謹欽遵

聖諭除將各項應行事宜通行遵照外所有原奉

聖諭一道理合隨本

進繳謹具題

知等因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題

貴州變請停税疏

題爲税監釀禍可虞 國體陵夷可惜懇乞

聖明深思永慮拔本塞源以安天下人心事臣聞禍機不可嘗試嘗試者必無善後之圖亂萌不可先開先開者必有響應之勢是惟聰明睿哲之

主沉機物先爲能彌患于將萌保邦于未亂卽不然而患至後圖如所謂亡羊補牢者其計亦未爲晚然未有明被其害而玩災樂禍猶蹈其覆轍者也則今日榷税一節有不終日而當議

盡停矣臣不敢援拾陳言上引六代興亡之鑒下控四海痛楚之情以瀆 天聽惟就目前時勢有萬難行者請借前箸而熟數焉昔有礦稅以來舉朝臣子無不私憂過計謂禍至之無日而

皇上獨毅然不信也其所以不信者何也以地方小有激變旋即撲滅而私憂過計之言不應也頃者天開 宸聽罷礦調稅中外臣民方徼福

祖宗社稷之靈苟完此局相安無事乃未幾而滇南

見告矣向之私憂過計者適不幸而中矣夫諸臣之說果盡誕謾不足信也則可今既已明效大驗試細想年來連篇累牘所指陳者寧獨爲滇南一隅之事哉比滇南于域中兩直諸省則其腹心肘腋而滇南特一足趾耳比楊榮于諸璫梁永李鳳等則其虎豹豺狼而楊榮特一腐鼠耳乃玆彈丸小醜且敢矯命雄行

皇上能保通都大邑再無奸宄頑民之生心乎孤豚腐鼠且以稔惡殺身

皇上能保窮兇大憝終得保全首領以生還乎藉令
諸猺膽落滇南稍歛虐燄而左右群小
皇上又能保其安靜不擾與民休息乎凡此皆事
理之必然可以逆揣者也萬一臣言復不幸而
中于時
皇上雖英明絶世將何以處之欲盡人而繩以三尺
之條則法有所不必行欲盡人而寬以三面之
網則恩有所不必貸欲復處治一二首惡以鎣
愚民之耳目則生者何幸死者何辜而

國家之紀綱法度愈掃地而無餘其尤也至于戎
馬生潢池動諭之不信解之不從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然後誓告天地翻然悔悟曰今以後不
𢍰與民更始亦晚矣嗟嗟何物金玉寒不可以
爲衣饑不可以爲食乃間關萬里殺人以求就
皇上所目睹者不過掃山航海之盛彼焦頭爛額展
轉于煨燼之中者目必不得而睹也就
皇上所耳聞者不過豐亨豫大之說彼屠戮剝割呼
號于刀劍之下者耳必不得而聞也雖此輩罪

狀滿貫死輕鴻毛而投鼠忌器履霜堅冰之謂
何清夜三思則此時盡數捐停當不俟夫辭
之畢矣顧停等耳早決一日則海內早息肩一
日而恩威出自 朝廷
皇上之利與名兩得焉少延一月則海內尚塗炭一
日而太阿倒持他人
皇上之利與名兩失焉得則波及于臣其身家軀命
皆 君上之賜也不則惟天所授而覆巢之下
固無全卵不知 國步將安所稅駕哉此亦非

臣之臆說也凡人情窮則必變物理盛則必衰

且

皇上獨不聞賈者之于市乎朝而摩肩以入日中掉臂以去何者前無所求則退無所戀也今海內之爲日中亦久矣又獨不聞醉者之于酒乎祇貪一爵之餘瀝反併百斗而傾瀉何者內無所受則外有所溢也今時勢之沉酣已極矣

皇上過聽臣計何不及今人心之久憤亂形之未成慨然停罷一朝而除數年久痼之病片念而拯

四海垂斃之民仍　勑各地方撫按官多遣人
役護送中官出境務使生還
帝里永脫畏途厥幾稅盡撤則中官安中官安則地
方安地方安則
皇上亦安享有道之長而與天無極此固今日轉禍
為福一大機括也臣感時憂
國不厭瑣陳伏惟
聖明矜原俞允亟賜施行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等
因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具題

請禁通番税監疏

題為海防破壞已極八閩隱憂可慮懇乞

聖明嚴禁税使杜絕通番行飭沿海將士加意防範以保無虞事臣聞善治國者先思患於無事善弭患者恒預防於未然故曲突徙薪智士憂之而未雨徹桑達人所為備侮于也今閩省坐臨海口洋商出沒無時奸宄易叢寇擊紛起向來備禦頗嚴海邦賴寧謐近建撫臣徐學聚揭為黠璫抗

旨阻税挽紀開礦利盡山海地方深切隱憂懇乞
聖明亟行撤回以甦民困以遏亂萌事該臣看得税
監援解税銀事宜先經奉有仍着布政司催類
總解税監分解及奉各處税課都着類總解税
監之 旨
聖斷昭然在該省撫按司監諸臣自能仰體
聖衷奉行弗違臣愚無庸瀆擾外惟是土產方物原
議貢本地所產之毛獻臣子芹曝之悃非欲以
本地所無乞諸鄰國而進之也乃税監高寀不

思私自下海禁例森嚴乃差使遍於八閩爪牙
布滿諸洋日本有販暹羅有販呂宋和蘭有販
太泥占坡有販艤艎相接鱗甲交沓咸曰代採
上用方物也而夷邦異產怪誕不經果屬之何方乎
歐思劉二等往石馬鎮林宗文劉中左所陳三
槐潛翰潘秀李諾牛燁等分布海口邏番往來
攔截商貨惟曰為榷
國課使然也而吮骨吸髓剝削無遺會輸之何誅
乎更復勾引紅毛等番許其通市遂致侵入南

海等處殺戮商漁無筭海上爲之騷然萬民爲
之震恐使非官兵宛力堵截閩幾爲寇所蹂躪
地矣豈復爲
皇上寧土之閩哉及今不亟申嚴海禁杜絕之乃異
日事至決裂生民塗炭斯時雖欲正闢釁之罪
恐寇一身不能贖萬姓之怨矣寇不足惜也其
如萬載之金甌何防微杜漸正在今日伏望
聖明嚴申　諭旨行令該省撫按禁絕稅監差人不
許通番興販以遏亂萌有犯寘以重法撥置人

役無令漏網仍　飭沿海將士用心偵探嚴爲
隄備遇有窺越情形即便擒拏盤詰倘有[illegible]
疎虞株連罪坐無赦偽引軍犯林世卿本部另
文行各衙門訪拏正法統候
聖明裁定
勑下遵行等因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具題

請罷遼稅疏

題爲夷酋外釁已若遼人內訌可虞懇乞
聖明亟撤榷稅以收人心以固根本事我
國家奠鼎燕都遼陽實爲左臂而孤懸天末逼虜
鄰倭內壯維城之固外杜牧馬之窺巋然稱重
鎮矣頃閱邸報建酋并吞海西勾連北虜不脩
貢享者歷二年所逆謀潛伏禍在剝膚在禮部
以違貢踰期請矣在兵部以東夷漸熾兵餉宜
增請矣在撫鎮諸臣以賜議處保孤危請矣職

禮言禮職兵言兵職封疆言封疆娓娓數千百言總之皆云亂形也致亂有因彌亂有本臣民曹也職民言民雖抱沉痾實懷隱慮及此一息未填溝壑敢以遼民后我讐我之情去就安危之故爲我

皇上瀝血陳焉遼陽出山海關歷廣寧以抵開元鎮稱巖塞地實荒蕪人跡蕭疎商旅斷絕稅安從出哉自設稅監以來突征二萬令遼之軍民箕斂包賦心髓既剜皮骨日削兼之橫肆包然百

艘漁獵在此苦於驅追則以虜爲狡猾而繼就之在虜利其生息又以民爲奇貨而潛招之數年以來遼漸虛而虜漸實孰爲爲之則監爲戎首而税爲厲階也惟是桑土尚在綢繆歲時未見災禮恨無隙之可乘耳今建酋生齒實繁有徒而遼民生心僕役擭臂則其此結彼援一犄一角其勢不至擢其軍士不但已也夫追其禍本旣以征権爲厲階則解其倒懸宜以停撤爲良劑何也惟水火者不忍務朝負衆庶者不安

[illegible]黠人[illegible]然也今遼民之苦稅極矣移之
[illegible]則為擺甲守陴之民迫之饑寒則成斬木
揭[illegible]之衆順逆禍福惟所轉移事理甚明無可
易者即如滇夷餘孽小夥齋耳僻處遐荒遠在
萬里一經騷動　宵旰焦勞不難捐帑積以佐
軍興剝兹肘腋之間安岌如此又何有於二萬
万雉之入不亟行罷免以收旣潰之民心而寢
曆火之大患也嗟嗟凢邊皆無稅遼獨有稅九
邊之民皆安枕遼之民獨向隅寒苦飢均安危

頻異然則今日之事凡税皆宜撤而遼尤宜先又為至急散財得民聚民守土挽土崩瓦解之勢消豕突鴟張之謀一舉而數利集柰何斤斤此養土而釀禍為臣肅臣亦愚臣也觸事直陳畧無避忌執臣之迹則其說也煩諒臣之衷則其若也苦儻寛其目前之猥瑣而留為異日之取徵臣之區區猶恨詞說之未詳而獻納之有闕也伏惟我

皇上睿旦憐察而賜之施行疆圉幸甚

社稷幸甚等因萬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

題

題茶草場內監疏

題爲貪肆內官橫行吞噬伏乞

聖明乾斷以正法紀以蘇商困事廣西淸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據本部監督主事車從衡揭稱往日

天師一場止有掌場一人貼場一人事體無擾

商役勉供自今歲入秋以來陡添貼場二人其

係奉　旨與否固不可知而中有內官楊奎者

聽信名下李官等簸置自入場後無端需索屢

經本場商人腳夫等稟稱見面等銀動稱半萬

一有不遂橫肆敲扑卽今諸商所置草束絫逾
強半例當收受而多方攔阻不容推㮒及職屢
行催促掌場苦爲勸諭匪惟罔悛愈張虐燄近
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率領虎黨手執鐵器將場
內商人脚夫逼行打散仍欲放火燒場使已辦
之物盡歸烏有而蔓延之禍遺累官攢若不極
爲議處不惟商人之魚肉不堪誠恐將來之鴟
張愈甚法紀盡廢噬臍難圖所當明加𠦶處以
警將來者也等因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部該臣看

得　國家之買辦必倚藉於商人而商役之編僉必近取諸　輦轂自瀕年以來百役繁興重之以土木因之以饑饉追呼幾徧於閭閻哭聲時聞於道路　皇上試問今日之都城曾有家及中人而猶得安枕者乎曾有一應商役而不至破家者乎顛連困苦無處棲身創臣勉諭司屬加意撫摩或僅應一年或留半載而其人與家已銷亡矣如此情形豈堪聞見且查
祖制每場原止掌場一人後又益以貼場已爲贅疣